

大众阅读的历史故事
轻松感悟的历史启迪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钱乘旦主编



非洲曾经是一片黑暗的大陆，然而，事实上，
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印。

非洲古代王国

李安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古代王国 / 李安山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ISBN 978-7-301-18234-5

I. ①非… II. ①李… III. ①非洲—古代史 IV. ①K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538 号

书 名: 非洲古代王国

著作责任者: 李安山 著

丛 书 策 划: 杨书澜

丛 书 执 行: 闵艳芸

责 任 编 辑: 闵艳芸

整 体 设 计: 薛 磊

正 文 制 作: 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8234-5/K · 073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A5 8.75 印张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

顾问

齐世荣

编委会主任

钱乘旦 王明舟 张黎明

编委会

陈志强 董正华 高 毅 郭小凌
哈全安 侯建新 黄 洋 李安山
李剑鸣 刘北成 彭小瑜 王新生
吴宇虹 向 荣 徐 蓝 杨书澜

(按姓名拼音排序)

总序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

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

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五百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目录

引子 智者的谬误 / 1

1

第一章 从图尔卡纳男孩到露西祖母 / 21

——人类头盖骨的魔力

人类是怎样出现的？从何处而来？这些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但达尔文似乎早在19世纪就对之作出了回答：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



第二章 统治古埃及的黑人法老 / 39

——努比亚王权的辉煌

他多次征讨控制着埃及中部和三角洲地带的利比亚诸王；

他征服了奥克西尔辛库斯；

他征服了特特亨；

他征服了哈特贝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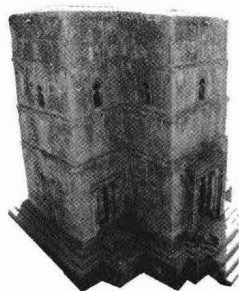
他征服了赫姆波利斯……



第三章 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后代 / 65

——“世界力量”阿克苏姆

阿克苏姆是当时世界贸易中的第一流贸易大国。当时，落后的欧洲大陆尚未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但古埃及、古罗马和希腊以及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丰富的物质文明使处于亚非交界处的阿克苏姆占尽地利之便。



第四章 西苏丹的黄金、帝王和学术 / 89

——加纳、马里与桑海

曾经存在过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这里是其心脏。那些阿斯基亚们曾经将非洲各地——从乍得到塞内加尔，从撒哈拉大沙漠到萨伊——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在当时，桑海帝国不仅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法国殖民考察队队长乌尔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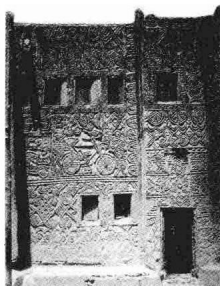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塞福瓦王朝的魅力 / 117

——加涅姆-博尔努与豪萨城邦

你知道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是哪一个？

面对这一问题时，人们可能会举出哈布斯堡王朝、中国的周朝等，但谁也不会想到，古代非洲中部加涅姆-博尔努 (Kanem-Bornou, Kanem-Borno) 王国的塞福瓦王朝 (Saifwa dynasty) 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



第六章 “僧祇帝国”的迷思 / 141

——东非城邦国与斯瓦希里文明

斯瓦希里文化是东非海岸地区的最突出的特点。我们难以想象，在众多民族、语言、城镇和国家共存的环境下何以会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具有自己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文化，并在1100—1500年间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城邦国家。



第七章 大津巴布韦遗址之谜 / 163

——姆塔帕帝国的兴衰

不容否认的是，大津巴布韦遗址的建造、津巴布韦高原诸王国的兴起以及南部非洲文明的创造是非洲人所为。这是最重要的。人类在与自然界互动时创造了各种富有本地特色的文化，津巴布韦文化表明了清晰的非洲特点。



第八章 皈依与改革 / 187

——姆本巴·恩津加与刚果王国的殉落

我与葡萄牙国王之王兄王弟关系未给两国带来平等的合作关系：

我的开放政策并未给刚果王国带来安全、稳定、繁荣和幸福；

我想加强刚果人民教育的愿望到头来只为王宫的一小批人服务；

我想与里斯本建立直接联系的愿望一直被圣多美总督阻止；

我想通过基督教化来学习葡萄牙模式发展我们国家的愿望反被刚果的葡萄牙人所阻碍；

我的国家目前正面临新的挑战，奴隶贸易使我的国民连生命都无法保障……



3

第九章 金凳子的秘密 / 211

——奥塞·图图与阿散蒂帝国

在现今加纳的历史教科书上，阿散蒂帝国的创始者奥塞·图图的名字总是与大祭司安诺基和金凳子的故事连在一起。

可以说，阿散蒂帝国是一个以金凳子为象征的神话式或宗教性的共同约章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国家。



第十章 从诺克文化到女子禁卫军 / 237

——西部非洲的森林王国

在警卫室大约有 40 名妇女，全部持有火枪和腰刀，还有 20 名宦官，手执亮晃晃的铁棒。我们经过第三道门进入朝廷，在朝廷一边的一座阴凉、宽敞的廊房下，国王坐在一把漂亮的镶着金边的深红色天鹅绒椅子上，椅子下面铺着地毯……

——英国奴隶贩子罗伯特·诺里斯



参考书目 / 265

出版后记 / 269



引子：智者的谬误

我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俗称“七七级”，从本科三年级开始接触非洲，从事有关非洲史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已有三十余年。从湖南到北京，从中国到北美，从加拿大到加纳，最后来到北大。现在想起来，这种选择和归宿也是一种缘分吧。

历史学家一般被人们认为是智者。司马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也说过：历史使人聪慧。

果真如此吗？

谈到非洲和非洲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说不同的话。

古罗马历史学家、《博物志》的作者老普林尼（the Elder Pleny, 23-79）说过一句名言：“非洲总是不断出新鲜事物。”

当代非洲历史学家基-泽博（Ki-Zerbo）认为：“在非洲，这种创造活动，几百万年前就已开始的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仍在进行着。”

历史学家是否也会犯错误呢？当然。由于他们掌握着记录过去



撒哈拉石器时代的石刻

和解释所发生一切的话语权，他们对历史的误读或荒谬解释往往更为有害，从而影响人们对自身经历和他人历史的理解。

目前存在着一些被人们遗忘或视而不见的基本史实：

非洲是世界上现存人类古老岩画最多的大陆之一；

古代苏丹的黑人国王皮安基曾经打败埃及法老而成为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

古代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曾经统治了包括南部阿拉伯半岛的一大片地区，与同时代的古罗马、中国一起成为了一种世界力量；

当葡萄牙人发现大津巴布韦时，他们不得不向当地国王交纳贡赋；当荷兰人受到刚果国王接见时，他们也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地以示敬畏……

然而，殖民主义统治使非洲经历了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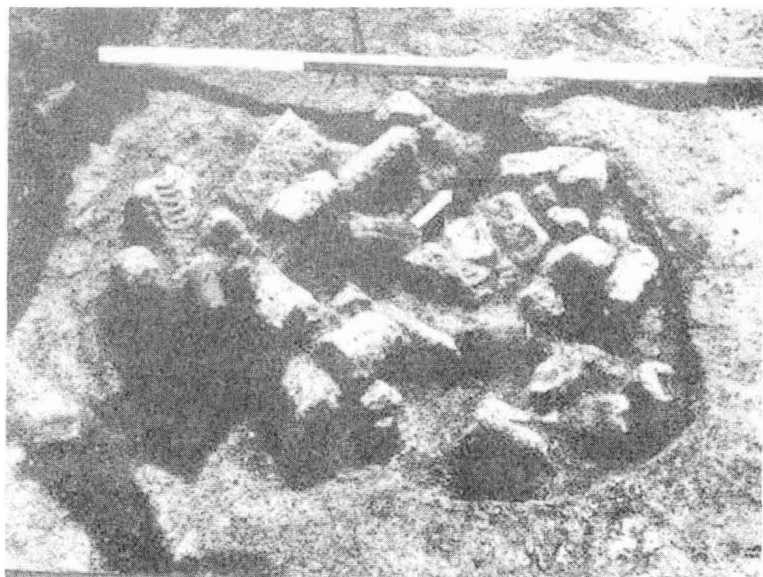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一些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贬低非洲文明，从而为建立在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殖民主义统治提供了一种合法依据。

“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这是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1963年11月一次广播讲座中的说法。我们现在可以坦言：他的话是无知加偏见。

然而，这种无知与偏见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黑格尔是著名的辩证法大师和历史学家。然而，他对非洲历史的无知和由此而生的偏见却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在《历史哲学》中，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对非洲“几乎毫无所知”，另一方面却随意地使用关于黑人文化的零散资料，突出其落后面，并得出结论：非洲是一个仍处于“幼年时代的地方，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见自觉的历史的光明”，“自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发展，什么文化”。他对世界各种文明的描述中，非洲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

随着各种非洲文明的见证（如麦罗埃废墟、大津巴布韦遗址、诺克文化以及热带非洲诸古国）被早期白人探险者或后来的殖民主义者“发现”，对非洲历史的解释由“空白论”转为欧洲人类学家的“含米特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洲文明是外来文明，为含米特/闪米特人创造，而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属于高加索人种。含米特人的概念源自《圣经》，在18世纪以前等同于尼格罗人。拿破仑征服埃及后，殖民主义的需要使西方人逐渐将含米特人划归高加索人种。然而，



非洲铁器时代的熔炉

鼓吹含米特理论的学者们从未在含米特人的特征上达成共识，他们或强调游牧为其专门职业，或突出其语言和宗教特征，有时则将肤色、身高、头盖骨或头发质地等体质特点加在一起来形容含米特人/闪米特人。总之，这些解释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非洲的所有文明成就是由外来的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带来的。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为殖民主义统治提供了合法依据。

这种非洲历史“空白论”或非洲文明“外来说”对后来的世界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牛津大学的那位特雷沃尔-罗珀教授认为历史是一种“有目的的运动”，而非洲缺乏的正是这种运动。这无疑是在重复黑格尔的观点。史学大师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1966年仍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非洲是文明渗透最晚的一个大陆，比其他地方晚了5000年。他认为，撒哈拉沙漠和与沙漠平行的高原、

沼泽与森林是使“黑暗的大陆”与世界文明隔绝的原因；虽然这两个障碍地带可以通过东面的印度洋和西面的大西洋来克服，但是从入海口进入非洲内陆甚为艰难。他由此得出结论：这就是西方人推迟了300年进入非洲内陆和非洲人未能在欧洲人到来以前获得文明的原因。这种将文化传播视为文明产生之唯一方式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也是对非洲古老文明的漠视，可以说是“空白论”和“外来说”的翻版。

这种以欧洲人的文明标准来衡量非洲乃至其他文明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一些欧美学者如布劳特（J.M.Blaut）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曾经对这一倾向进行过批判。客观地说，“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共有的文化现象，在交通闭塞、文化隔离的古代尚属自然。谁都认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比他人的好啊：

罗马人曾自认为是最先进的民族，将所有其他民族都看做“野蛮民族”；希腊人颇为自己的出生地而洋洋自得，视其他民族为天生奴隶。

中国人曾自以为地处中央之国，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来形容华夏中土四周的民族，用“金发碧眼”、“貌类猿猴”来形容初次见到的西洋人。

非洲人也不例外。温妮·曼德拉将自己的祖母称为“我出世后认识的第一位种族主义者”，因为祖母告诉她那些有着蓝眼睛和苍白皮肤的白种人肯定有病。

这种“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对其他民族或文明的误解是因为缺乏交流和了解。确实，由于交通隔绝和互不交往，不同文

化或民族之间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笔者愿与大家分享自己在非洲大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1992年，我正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准备关于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的博士论文，我只身来到加纳进行实地考察。加纳是西非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独立前名为“黄金海岸”，是英国殖民地，首都阿克拉更是一个具有典型热带风光的海滨城市。

当时，我住在师弟纳纳·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里。一天，他的妻弟吉米（Jimmy）来玩，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工作的教会参观。他在恩萨瓦姆（Nsawam）工作，这是一个曾经因种植可可而兴旺的小镇。我坐着他的车来到恩萨瓦姆。小镇已经衰落，有“绿色黄金”之称的可可种植业失去了昔日辉煌。吉米所在的教会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设备都很齐全，从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到厨房内的电器设施。教会还办了一个帮助残疾儿童的自助中心。

我被邀请在教会用晚餐。一起吃饭的有六七个人，除两位早期即在加纳从事传教工作的美国白人教士外，其余都是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了欢迎我，他们专门买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用餐前，一位年龄最大的非洲教士拿起酒瓶准备斟酒。他打开酒瓶塞后，自己用嘴对着酒瓶喝了一口。

见到这种场景，我十分诧异，心想，这可不是咱中国人的规矩啊！哪能不让客人却自己先喝将起来的？

正当我在心中暗暗将自己民族的“礼貌”和恩萨瓦姆教士的“无礼”进行对比时，老人喝了一口后十分礼貌地对我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

有毒药。你已经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说完，他首先给我斟酒。当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当地的这种习俗如何形成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在历史上因喝酒吃过亏，这是一种从痛苦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并在后来待人接物的过程中用礼仪的形式固定下来。也许是先人在奴隶贸易期间因喝过生人



撒哈拉的岩画

的酒成了被缚的奴隶？或者是在殖民统治前期的绥靖过程中因贪杯而误中他人奸计？

回到上面我的经历，如果没有那位老教士所作的解释，我对这一场景的解读可能会完全不同。假如我将建立在自己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错误理解带到加拿大，再带回中国，在朋友们中间传播，留下的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对好客的加纳人的误会与遗憾。

当然，文化隔绝的状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改变。随着人类的进步，如果文化偏见仍然被用来作为种族歧视或殖民统治的合法依据，文化偏见便成了政治的婢女。当这种偏见到了痴迷的地步，那是既可笑又可怕的。欧洲人对中国人印象的转变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人在他们心目中从先进的民族转变为弱智的民族，欧洲人从模仿中国之风、以收藏中国器物为荣到讥讽和嘲笑中国的风俗习